

爱妻蜜语：穷夫妻—李子曰



竟然又活过来了

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全身躺在床上动弹不得，两只手扎着输液的各种针管，双脚似乎失去知觉……我想，我下肢瘫痪了吗？我稍微用力张开了双眼，朦胧中我看到那张熟悉的脸。然而，瞬间，我的眼皮盖了下来，耳边依稀听到陌生人的谈话。**我怎么还能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，还能闻到消毒水的味道，我不是已经隐入隧道尽头了吗？那是全然黑暗的所在。**

得怪病欠债累累

在我绝望的时候，就是这道隧道遽然在我面前铺展，有一股引力从隧道的深处流溢出来，这引力竟然使我温暖。**我这躯体一直被奇怪的疾病折磨，丈夫拖着我去四处寻医。**我的眼睛近乎失明，映照在眼睛内的总是朦胧的影子，要看了很久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也无法辨认地面是平坦，还是起伏的。

可是，医生检查不出什么问题，医疗报告总说我的眼睛正常，他们都认为我抑郁症了，想得太多又哭得太多，导致眼盲了。最后，**家里的钱都花尽了，还要欠债累累，我活着就是累人，我更不忍心看着丈夫为了我，活得不像人。**我走了，丈夫会自由，也会幸福。我知道，他即使再婚，他一定会带上孩子，他是我这一生，从未遇过的，对我那样好的男人。但我，辜负了他，我让他蒙羞，全村的人都讥嘲他，说他命坏，找了个怪病的女人。

为家人谋求出路

我跟着隧道走，跌倒了不少无数次，但我一点都不痛，膝盖和掌心都裂开了，血如汗滴一样，沿着手指和小腿徐徐滴在隧道的地面，我可以感觉血滴的速度，血滴得越快，我越感到轻松。脱离了躯体的痛苦就是天堂，地狱也无所谓，反正我每天都是地狱的日子。**我走了，就可以终结地狱的日子，丈夫和孩子就不需要受地狱的苦了。**

他们能幸福，我去地狱也是我对他们的成全和爱。我为自己可以如斯成全感到欣慰，眼泪和血一直在流淌，那是幸福和哀苦。然后，我就冲入了隧道的尽头，**我记得我是往前扑下去的，我以为黑暗从此将我吞噬了，多好。**



疑惑也不敢提问

丈夫把我唤醒，他说我睡了几天，现在精神好很多了。确实，当我再睁开眼时，那些扎在我手上的针管全部拆去了，我还能自己坐起来，我的下肢也听从我的使唤，没有变成石头。丈夫把盒饭递给我，要我吃，说吃了就有力，明天就能出院了。我不敢问丈夫钱从哪里来，这费用怎么付……

其实我根本没有胃口，但见丈夫买了饭盒，里边有肉有菜，平时我们一周才吃一点肉，这个饭盒很奢侈了，我知道丈夫的心意，我怎样也要把饭吃完。我不敢问丈夫吃了饭没，因为他总会告诉我，他吃了。我没有被黑暗吞噬，但我如今活生生在黑暗里，出院后的日子，空虚混沌。关于我扑倒在那个地方，丈夫一句也没提起。

是他无言的爱

第二天，丈夫来接我出院了。他收拾好两个袋子，就拖着我的手，一步一步指引我，直到我骑上他的摩托。跟着他后头，慢慢走过医院的走道，我听到陌生的声音，闻着空气中的消毒液。这一刻，我感到很温暖，丈夫从来不会告诉我他爱我这些话，但此时我的手紧紧被握在他坚实的手心里，那温度和力度，都是他无言的爱。如果这个时刻停顿了，多好。



回到安静的祖屋

回到了那个传统建筑的楼房，这个唯一可以遮盖我们的祖屋，每一个角落都是我的指印，即使丢失了双目，这个地方我仍然可以行动自如。只是呆在这个楼房，当丈夫和孩子都出去以后，我一个人度过了漫长又炎热的下午。

厨房漏水的声音、屋外街上偶尔路过的擦过碎石路面各种不同鞋底碰击碎石的清脆“磨石”响声、飞过窗户的啁啾鸟声……等了好久，才传来我期待的手机铃声。然后，传来丈夫的低沉嗓音；他一般就说他几点回来或他晚一些回来，就盖下电话。他就不能多聊几句吗，然后，寂静，寂静，寂静，等了很久，才听到孩子放学回来喊叫的声音。



眼泪装在皮袋里

一整个下午，像一个世纪，我坐在那里，等候各种的声音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一世纪生活终于多了一把声音，那声音非常温柔，她的出现正如她说的，是来自神的感动。对于我，那确实一份来自神的礼物。

多年来，累积在我心里的声音，我终于可以缓缓地，让这些声音从我的喉管一个一个倾吐出来，声音飘在空中一啜泣、哀怨、叹息、嚎啕大哭、泣不成声……那声音把我自己吓昏了，我有多久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原来我的声音都是泪水。她安静地在手机屏幕上陪着我，连我的丈夫也不懂这样陪我。她懂，她像圣经里说的，也是她告诉我的，神会把我的眼泪装在他的皮袋里，她似乎也在收集我的眼泪。



求神医治和脱贫

于是，我寻求神，她告诉我神顾念心灵破碎的人。在许多炎热又无法入眠的夜晚，我求他，求他救我们脱离贫穷，求他医治我，尤其我能够恢复，像以前。以前我充满活力，我比丈夫精明，丈夫干一辈子活，也走不出工人阶级的宿命，别人就在拐角处遇见钱，我这老公就老老实实的工人，他被人欺哄了还认为应该的。

重新认识自己

我想，工人还是可以创造机会的。于是，那些年，我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，然后我发现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机会，后来赚了一些钱。如今想起，我还感到骄傲，不是由于赚那么一些钱，而是我发现了别人不知道的机会。原来我喜欢从前那个，宛如城市猎人的自己。自从我病了，那突如其来的，我就立即被命运之手压住，我希望这命运之手当时立马将我勒死，那就干净利落，家就不至于一贫如洗，我也不会活像个废人。

原来我伤痛的，不是穷，是我失去了活力，未能自如穿越城市去发现机会，俨如一只断翼又失明的鸟，还要被收养在笼中。可是，我的祷告似乎停滞空中，神没有接收。我等候又等候，又一年了，我仍然是那只断翼又失明的鸟，家里更穷了。



都扛在他肩上

春节以后，丈夫失业了。初初那几天，我竟然还感到高兴，终于我不需要一个人对着一世纪的午间生活。可是，他在了，我们还是沉默无语；孩子回来了，他的话才多起来。但是，几乎都是又骂又打，以往他还是有一点耐性，自从他失业以后，这又骂又打的显然就是他的焦虑。每次我问他，他总说不用担心，他就是害怕我担心，结果他什么都自己扛在肩上。

我知道他爱我，不然他不会为我受尽人间苦头。那一年我发病，需要一万元去治疗，一个月后我收到他从远方城市发来的快递，里面有一个信封厚厚地装着那笔款项，我马上打电话问他，怎么得来这笔钱？因为任凭他如何努力，他一个月是不可能赚来这笔钱，我害怕他为了我去做不法的事。

最后，他告诉我，他是每天打两份工，每天只是两个馒头和白开水，他说的时候如此从容，我的泪水像忘了关上的水龙头，径自流淌。他爱我，但又害怕我难过，总是一语不发地四处找钱来治我的病。我告诉他，我治不好了，不如他带着孩子走吧，让我一个人静悄悄地离开，不为人知。

为了他不再寻死

他一语不发，照旧找钱去。我害怕他再为我受苦，这世界再也没有像他那样好的男人。如果我走了，他可能也活不久，原来我以为的“成全”，只是我的一厢情愿，那一次他把我从幽暗隧道救出来，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我？

根据他那老实的思维，他不会发现我的行踪。但，他动用了浑身的力量将我找回，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看见他一言不语，我后悔了，罪加一等啊，我还大大加重了原来的债务。看着他发动了浑身力量拼了命来找我，我决定从此把泪水收起来，不再寻死。这是我能为他做的。我们相爱，却爱得不敢靠近彼此，因为怕。



走到尽头见神恩

神是否怜悯我们，至少怜悯我的老公？我要怎样祈求呢，恩典久久不见来到。曾经一度，我已经放弃祈求，麻木度日。可是，丈夫的失业，将我们的家庭推到了尽头，难道我们要全家环抱一起饿死在闷热的午后吗？还是，我们需要饿死的那一刻，恩典才临到？

突然，手机的微信信号响了一下，我无力地刷开，温柔的她发来了一笔转款，她的语音留言像夜间宁静的音符，她说：“你要接收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疫情底下，大部分人都失去工作，短时间里真的不可能找到。神知道，所以他供应你们。等到疫情过去了，他必再施恩典。神的恩典总是一点一滴，有时我们会不以为然，没有察觉他的恩典早已来了。”

从前有眼睛却看不见

我按下了接收，不晓得为什么，在我按下接收的那一刻，我宛如把恩典吃了下去一样，那味道，甘甜。我心里微弱地感谢神——一天的贫穷一天担就好了。明天的债款，就交给明天的恩典吧。类似交托神的话，常常飘过我的耳畔，只是我一直来所祈求的，是求神使我恢复像从前，对恩典视而不见。如今，谢谢她，她的及时信号，提示我，恩典来了。



作者简介

李子曰，一位常常反思婚姻和学习爱的牧者，目前从事心理咨询工作，包括婚姻、男性和个人成长等。

转载自公众号“Vmeet”

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1yMFU8RvgsbMDAb91y09dw>

欢迎浏览良友圣经学院网站 <https://lts38.net>，或 <https://lts33.net>，电邮至 school@liangyou.net 联络。